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五卷

[美] 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马 睿 陈贻彦 刘 莉 / 译



诗歌与批评
1910年—195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五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马睿 陈贻彦 刘莉 / 译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诗歌与批评 1910年—195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324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5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5卷/ (美) 伯克维奇 (Bercovitch, S.) 主编;

马睿, 陈贻彦, 刘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0211-994-9

I. 剑…

II. ①伯…②马…③陈…④刘

III. ①文学史—美国

IV. I71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317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5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750 千字

印 张 41.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5卷 诗歌与批评 1900—1950

《剑桥美国文学史》探讨了美国文学作品中各种新的和既有的方向，其涉及所有流派和分支，是那些已经并继续缔造着这个重要文学研究领域的所有学者和批评家数十年工作的结晶。这些作者跨越了美国文学评论中成就辉煌的30年，体现了从事这一研究的几代人之间的延续和断裂。博大恢弘的叙述使美国文学史拥有了从未有过的高屋建瓴的全新视角，这些叙述以传统评论的声音作为背景，同时加入了许多体现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多元兴趣。

这部美国文学史进行了涉猎广泛的跨学科综述。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多样性与日俱增，美国文学研究的素材也大大增加了，这要部分归功于那些以往不受重视的文本被重新发掘出来。《剑桥美国文学史》所体现的多层面的学术和评论工作体现了这些多样性——包括社会、文化、思想和美学等方面的多样性——并就文学研究的权威性问题的提出了比以往任何叙述都更为丰富的概念。

本卷关于现代美国诗歌和文学批评的论述是迄今最为全面的。它从三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展开这段文学史，这些视角又通过诗歌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共同的核心悖论彼此相连。现代作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逃避历史——即使在他们充满激情地参与历史时也是如此——他们支持无拘无束的创造天赋，但同时又坚信，最强有力的艺术必将对其产生于兹的文化作出艰难回应。安德鲁·杜波伊斯和弗兰克·兰特里夏在罗伯特·弗罗斯特、T. S. 艾略特、埃兹拉·庞德以及沃莱斯·史蒂文斯的作品中找到了这条发展的主线。他们论述了在一个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创造文学作品的现实使得最大胆的现代主义者也不得不向商业报酬的需要妥协，因为他们知道献身于高雅艺术也许永远得不到回报。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通过对各种作者的关注拓宽了诗歌的领域——特别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卡洛



斯·威廉姆斯、哈特·克莱恩、H. D.、玛丽安娜·穆尔以及兰斯顿·休斯，所有这些人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现代作家必须要“创新”的任务有其自己的理解。他们不仅要对西方文明的精华进行创新，也需要对迄今尚未得到充分表现的当代社会笔耕不辍。威廉·凯恩列述了文学评论界所做出的相应成就。通过将社会和思想史与文学传记相结合，他追溯了一个国际主义学术美学的兴起，以及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演变成为一项系统学术研究的过程。从早期的进步主义到后来主要的美国研究再到新批评，他的论述记录了使文学评论在美国的特殊作用得以形成的冲突力量。综合看来，这三方面的叙述揭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惊人成就，将其文化、体制和审美方面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



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宣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五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伯科维奇作为一位学者在帮助我取得进展方面功不可没。他在学术方面的高标准和为人的耐心始终鼓舞着我。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感谢她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

xi

乔纳森·福蒂斯丘



致 谢

总编的话

感谢哈佛大学继续支持这一项目，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雷·瑞安的努力和在编辑方面给予的协助。特别感谢彼得·布提吉格，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理；还要感谢乔纳森·福蒂斯丘，他编写了年表，并帮助编撰了参考书目。乔纳森还是序言第二部分的主要作者，概述了本卷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他是新一代美国研究学者的代表。我们希望这卷《剑桥美国文学史》能够给这些学者带来灵感，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

萨克文·伯科维奇

资本文化中的现代主义抒情诗

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因为他所树立的学者和评论家的典范，更因为他始终如一的支持、耐性和善意。这部分内容的一个较早版本曾以《现代主义四重奏》为题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弗兰克·兰特里夏

为本书所做的某些工作是为了在安娜·亨奇曼和丽贝卡·肖夫组织的关于“失败”的哈佛人文学科中心研究生会议上接受检验；我衷心地感谢他们那次的帮助。如果没有艾米·鲍威尔的耐心和执著，我在本项目中的工作将无限期地延迟。萨克文·伯科维奇在专业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的私人交往也非常友善，感谢他的慷慨大度和他在编辑方面的精湛技巧。至于弗兰克·兰特里夏，我从他的作品、教学、讲话和生平中学到了很多，他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感谢他肯与一个他很清楚是思想毒瘤的人交往和联系。

安德鲁·杜波伊斯

ix



机器时代的诗歌

我想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让我接受这一项目的挑战，并且始终如一地给予我支持。他善意的鼓励和专业指导对于我所有阶段的工作都至关重要。我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借用了许多学者的成果，他们都是值得我感谢的人，比如大西洋两岸的同事和研究生就曾进行了许多激励人心的讨论。应该特别感谢伊莎贝尔·卡尔德拉、多丽丝·弗里登森和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仔细阅读手稿的各章节。在我为本项目撰稿的过程中，科英布拉大学在两个秋季学期给我放了长假。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系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查阅纪念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感谢玛丽·莱扬、简·泰勒以及在我就本项目进行研究期间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吉斯·科恩；还要特别感谢普罗斯佩罗·萨伊斯，他坦率地跟我谈了他对抒情时代的精辟见解。葡美发展基金会和科英布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也都是于本项目的最终完成必不可少的。

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

文学评论

感谢我的妻子芭芭拉·利厄·哈尔曼和我的两个女儿朱丽娅和伊莎贝尔，感谢她们的爱和支持。我还想感谢我在卫斯理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感谢他们关于这里所介绍材料的早期版本所进行的有益评论。同样要感谢来自雷·瑞安和萨克文·伯科维奇的鼓励和指导。

许多年前，我遇到来卫斯理学院访问的欧文·豪和艾尔弗雷德·卡津，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时光。后来我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一遍又一遍地重读他们充满激情、令人兴奋的作品，从中受到启迪。我把本卷中我撰写的章节献给他们。

威廉·E. 凯恩

大事年表

感谢爱莲娜·桑托斯和拉菲亚·扎法对大事年表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更正。
x 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使关于文学和历史的教授、学习和写作成为一件乐事，尤其是蒂姆·麦卡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克文·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序 言

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引入了英语创作的一个新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 斯皮勒主持下编纂的《美国文学史》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重新划分了这个领域的界线。这些学者和评论家们主要受训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代表了美国文学创作所有分支的新趋势和既定方向，他们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业已成为现代文学知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文史学家的文学批评从一个边缘地域拓展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国内及全世界对美国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辩论纷争的强度上。重要的是，美国文本开始成为提供学科间和跨学科调查研究的主要重心。性别研究、民族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等诸如此类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专业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唯一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对于多元文化和原则标准形成所产生的争议也同样如此：争论的焦点是跨历史、跨文化的，但是争论本身则以美国著作作为主要议题。

在这些争辩中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自己，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们引发的活动提供了知识复兴和新研究的一个源泉，一部分以前被忽略、被贬低的作品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出来。我们比以往更明白一些人称之为美国文学（复数）的东西，这一用语植根于美国不同传统、不同类型美学流派，甚至是对文学持有不同观念的持续性上。

这些发展扩展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素材。对于这一代评论家和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某些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极品作品的历史，也不再以美国文学创作中某些公认的历史角度为基础。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求依然持续，一如它们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些寻求是在一种批评性的气氛中进行，其中包括公开辩论、宗派主义以及充其量为不同阐释流派间的对话。

这种冲突情景标志着学术权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所有文学历史惯例，从18世纪的源头开始，依赖于对主体的本质或实质有一个既定的



一致意见。今天提及意见一致听起来更像是寻求妥协或恋旧怀古。现在美国文学历史研究以多元的方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多种声音、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事业。这种环境下的权威起到把大量知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权威。它一部分归属于不同种类事物所带来的活力：相互争锋的追随者、大量的素材、成套的权威著作。它还部分存在于评论家进行联系的能力：把他或她的研究方法中的个性转换成挑战和交锋，由此通过与那些有时互补、有时相互冲突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而获取内容及深度。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争论性和协作性上都具有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它代表了它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化的——美国文学的联盟史——但这种多元化是一个本身进行自我划分的多元性，是对这个专业和社会内正在进行的对文化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的争论的形象表达。这些描述当中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褒扬性的，因为其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技术创新和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则是明显对立的，有时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主义本身的评论（甚至是攻击）的地步。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此标志着《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为传统的一面。它采取的高尚道德的姿态——文学分析作为抵制和不同见解的场合——植根于对艺术的浪漫崇敬和对高雅文学的文雅态度。那种态度坚持认为，伟大的书籍里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含蓄地并常常通过对社会准则和惯例，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惯例的直接指摘针砭孕育了一种广泛的民族—美学反律法主义。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的世界、一个较高级法则的领域来颂扬，这些法则因而提供了（用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的话来说）对生活的一种持久的批评。到了20世纪中叶，那种方法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艺术的乌托邦理论。新对抗主义，包括反文化批评派的新对抗主义，不可避免地 and 这些遗产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主张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了民族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界定性问题，对澄清早期历史学家来说显而易见而未加提及的一点可能是最好的：在这些卷宗中，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地域。虽然几位作者采用了一种跨大西洋或泛美比较主义框架，虽然他们中几位讨论了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虽然还有人依然赞成一种后国家角度（甚至是后美国角度），但是通常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创作上——“美国文学”，一如人们在其语言和民族含义中所理解（而且仍然）的那样。



这种限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时间、空间、专业训练和现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撰稿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局限。他们利用时间、空间、所受训练和新近获取的材料把民族性本身变成了一个文学史问题。恰恰因为他们聚焦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文学，美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已知条件——一个假设的前提、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或自然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这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它是很多类型文学历史探究争鸣的场所。把自己呈现为中立、对所有被公认派系都热忱欢迎的地域，最终被证明是而且总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争斗区。

在这部文学史里，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个社会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建立并维持的民族，一套普遍原则，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策略，一个社会抗议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美学理想，一个对现代（进步、机遇、新事物）的比喻，一个包容的符号（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一个排斥的符号，不仅把旧世界而且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大群体都拒之门外。一个如此构想的国家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战场。这部多卷本文学史里的美国是探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个不断转换的多层面的焦点。

3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是现在文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论化从未如此剧烈和无处不在。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特殊兴趣、我们当前存有“意见分歧”的所有派别联结起来的说法并不为过：作为观念、暗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和我们对它们进行阐释的精神。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书籍——一些达到不同寻常强度的语言分布——业已超越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认为它们的不朽力量是对立观念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产生的一个源泉），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很明显美学超越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对高雅艺术的美学断言和其他从信仰的诠释学到科学客观性的断言一样，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通过一种确定的历史意识把握它们特定的超越性形式（神启灵感的美学；具有模糊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美学）。

对偶发事件的认可同样延展到历史的书写中。有些历史作品比其他更真实；一些历史作品一度被赋予“确定性”和“综合性”的宏伟壮丽；但是所有历史作品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时刻所决定的故事。本书中的历史作品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的意图是让局限性成为开放性和无穷尽性的源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不是进行总体化的叙述就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它们所提供的或是带有权威性的单一见解或是众多似乎只不过在进行全盘概括的简明综述，



似乎是因为专家式综述的简明风格阻止了作者个体的声音。对比之下，此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大规模多音调叙述的舒展开来。由于撰稿者的数目有限，他们每一位都有详尽阐释各自观点和见解（包括前提、论证和分析）的范围；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通过实例而不是断言具有说服力；每一位撰稿者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史学家所共有的主题、焦虑和理想等相互联系（尽管有差异）。

我们挑选这些作者，首先因为他们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起展示了过去 30 年美国文学评论的成就。他们的撰稿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他们表现了现在归入美国文学标题下不同寻常范围的素材。他们表现出了使得这个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特殊的兴奋和尽心尽力。最后，他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民族志研究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大学里师生的特征。

4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中。其灵活的结构框架意在包容美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些主要作家出现在多卷里，因为他们归属于多个时代。一些文本在同一卷里在几个叙述里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体验都是重要的。有时某一历史事件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因为这一事件有多元视角：例如，它既与主流社会有关，也与边缘社会有关，或者是一个时期的巅峰同时又是另外一个的时期开端。如此的重叠性不是计划而来的，但从写作伊始就是受到鼓励的，其结果就是观点的多样性符合了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绝对丰富性。这也使得对个别特殊的作家、文本和运动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精细。

（Sacvan Bercovitch）萨克文·伯科维奇

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显示了这些长处。本卷力图在关于现代美国诗人和评论家的研究项目的核心寻找到一个共同的悖论：他们决心逃避历史，即使在他们充满激情地参与历史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这些男女诗人和评论家认为人类应该无拘无束地释放天赋的艺术潜能，但他们也相信，最强有力的艺术必将对该艺术产生于此的文化作出艰难回应。这一悖论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安德鲁·杜波伊斯和弗兰克·兰特里夏从失去资助者的个别作家的困境中看到了这一悖论。对于这类作家而言，在一个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里，文学创作的现实条件迫使这个时代最大胆的诗人也不得不设法向自己对一种有报酬的职业的需要妥协，因为他们知道献身于高雅艺术可能永远得不到回报。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Irene



Ramalbo Santos) 则发现, 某些类型的主题和素材对于工业化世界的诗歌来说已经过时, 或者须通过新的方式加以利用, 她从这一视角解释了上述悖论。她描述了在沃尔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 所说的机械再生产时代, 诗人要保留一种真实可信的抒情声音所面临的黯淡前景。威廉·E. 凯恩 (William E. Cain) 抒写了美国学者和评论家为开创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努力, 尽管许多文学术语和品味都是他们从英国前辈们那里借鉴来的。

总的来说, 本卷中的叙述构建了一个隐含的文学系谱。其通过四个主要人物的生平呈现出来, 即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T. S. 艾略特 (T. S. Eliot)、沃莱斯·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和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在他们生活的时代, 诗人的角色与评论家的角色还难分难解。这些“哲学家—诗人”在建立其系谱方面是有选择性的, 也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乐于回望古希腊的美学典范, 也同样喜欢否定自己的上一辈, 即上流社会的炉边诗人, 拒绝像他们那样远离现代生活的喧嚣污秽。随着本卷叙述的开展, 该系谱的社会和文化视野也逐渐扩大。桑托斯的核心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哈特·克莱恩 (Hart Crane)、H. D.、玛丽安娜·穆尔 (Marianne Moore) 和兰斯顿·休斯 (Langston Hughes) ——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支持者出现的, 他们对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大众的声音表现得更为坦然。他们理解现代主义面临“创新”的迫切任务, 不仅要对西方文明遗留下来的精华进行创新, 还要对以前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当今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地方方言和最新素材——进行创新。

迪布瓦和兰特里夏援引埃兹拉·庞德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生平来体现相反的文化力量, 正是这样的力量催生了美国现代诗歌。庞德代表侨居海外的反叛者, 一只自我放逐的牛虻, 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因为对发表在《女士居家通讯》 (*Ladies' Home Journal*) 和《斯克里布纳》 (*Scribner's*) 之类通俗出版物上被称为诗刊的单调乏味的东西感到厌恶, 庞德孜孜不倦地工作, 为的是推动《诗刊》 (*Poetry*) 和《小评论》 (*Little Review*) 的事业, 即使不是为广大读者, 也为像他本人这样的前卫诗人找到一条出路。弗罗斯特是高傲的野心家的代表, 他没有抛弃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的商业系统, 而是以接管这一系统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回避以《诗章》为典型的支离破碎的诗歌形式和明显的政治内容, 而倾向于创作一种故意显得很朴素且在民主方面很开明的诗歌, 这样的诗歌既可以作为消遣去读, 也可以探究其微妙的 (常常较为隐秘的) 主题。迪布瓦和兰特里夏在这对诗人身上看到了使得当时所有重要的诗歌得以创作和得到承认的典型条件, 包括当时各种保



守但流行的诗歌选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反作用是现代文学想象形成的基础。但迪布瓦和兰特里夏决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按照性情和风格对弗罗斯特、艾略特、史蒂文斯和庞德进行了细心的分类。例如，他们在艾略特对古代文学叙述和法国象征主义的高雅兴趣以及他在思想上脱离群众的背景下讨论《普鲁弗洛克》（“Prufrock”）和《荒原》（*The Waste Land*）。他们根据史蒂文斯享乐主义的放纵和他对一个已成过往的美国的痛苦追忆来理解《风琴》（*Harmonium*）中对性别角色和诗歌形式的清醒处理。在整个叙述中，诗人们私人通信中的关键信函被用作散文形式的“诗艺”，从而进一步澄清了诗人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

桑托斯研究的是一个更富于变化的诗人圈子。在某些细节处，她的分析暗中触及迪布瓦和兰特里夏所列述的反抗性。她注意到《荒原》对威廉姆斯和克莱恩产生的深刻但不无消极的影响；像弗罗斯特一样，他们也认为《荒原》是柔弱无力的。她所描述的穆尔对商业广告的着迷让人们不禁想起庞德的例子，H. D. 的古典主义也是一样。但桑托斯明确地将焦点置于文学形式的危机上。她通过诗人们为现代即机械时代重新发明诗歌所做的努力，将自己所论述的六位诗人联合在一起。斯泰因尝试复杂的重复，以使读者对其认为自己熟知的语言感到陌生。威廉姆斯在他的高雅艺术中引入简单的实物以及以前不受重视的美国方言。H. D. 重写希腊神话，寻找类似于她作为男人世界中一个有自制力的女人和情人的经历。穆尔在她的艺术中强调科学的严谨，没完没了地研究和修订（有一次，她把一首著名的共有三十行的诗歌压缩成三行和一个脚注）。克莱恩把史诗形式推至极致，努力捕捉现代生活的片段。而休斯则把蓝调音乐的形式创新和结构带入了诗歌的主流。总的说来，桑托斯展现了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体和金钱的循环如何使这六位诗人的作品——乃至那个时期的所有诗作（因为她的分析范围包括整个诗歌创作领域）——都显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民族对于具体的、日常的和传统的东西的坚定信仰受到了世界性的质疑和挑战。

凯恩讲述了故事的另一半。他在叙述中追溯了一个将负责把现代主义文学价值观传递给后代的职业是如何兴起的。他的方式是将社会和思想史与文学传记相结合，如此也就揭示了本土的和外来的、高级趣味的和反动保守的许多影响，这些影响确定了文学评论在美国日益专业化的角色。凯恩在叙述之初重建了独特的美国文学这一概念，这是与美国诗歌革命同步的学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两种事业同向并行又反讽相悖的例子不胜枚举。被庞德视为挑战且妨碍了高雅艺术之未来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却鼓舞着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等人在这个国家的过去中发现与其新兴世界强国